



德州潘庄灌区引黄供水启动

本轮供水工作计划20天内完成

本报德州10月21日讯(记者 王金刚 通讯员 李巍仑) 10月21日,记者从德州市水利局获悉,近期受大范围降雨影响,德州市境内河道全部高水位泄洪,因洪水水质不达标又占用引黄供水河道,造成全市水库供水工作较原计划推迟10余天,部分县(市、区)水库告急,为此,目前全市已启动潘庄灌区引黄供水。

为应对德州市目前的防汛形势,市水利部门科学调度,精准管理,多措并举寻求破局,一方面积极协调上游地区,控制客水下泄,

做好客水分流方案,另一方面科学指导水库采取限时供水,减压高耗水行业用水等措施,全力、优先保障人民群众生活用水供应。同时精准研判引黄时机,加强调度管理,严控输水线路上各类口门,在避免涉水混入的同时尽量减少“跑冒滴漏”等形式的水源浪费。

据了解,本轮供水工作计划20天内完成,目前渠首流量为70立方米每秒,现正在向禹城市水库、平原县水库、丁东水库供水,在河道水位达到要求后,将有序向夏津县水库、宁津县水库供水。



本版编辑:常学艺 美编:魏巍

“失信”父子

□石勇

凉凉的秋月冷却掉太阳最后一丝红色。

齐河县火把张村外,84岁老人光城睡进新隆起的坟莹里,就像长途跋涉的旅客走累了,坐下来休息。令人惊诧的是,坟前,竟然肃立着600多个青少年学生,还有读小学的孩子,黑黑的脑袋如缎子一般。每人擎着一支燃着的蜡烛,空中望去,摆成一个巨大的“信”字。

天空萧瑟,烛光辉煌。

话说17年前,张光城66岁,有一天,他跟老伴唠嗑。老头对老伴说“你可得健健康康的!咱不给孩子添麻烦!”老伴说:“你光叫我健健康康的,你也得好好的,把身体保养好,往后咱俩一天走!”老夫妻还玩起了新潮游戏:“拉钩上吊,说话算数。”笑声漾满屋子。

天有不测风云。就在他们“拉钩”的第二天中午,街上突然传来哭声。一问才知道,是本村一个小学生上学路上出车祸了。原来,火把张村没有学校,孩子们上学只能横跨308国道,去对面的河李小学读书。308国道,路宽,车稠,孩子们打打闹闹,着实危险。

紧接着,就听村委领导站在一

边讨论,“得找个人护送孩子上学放学才是。”“可谁愿意接这个活呢?”

张光城回到家,就跟老伴说:“村里寻个人接送孩子们上学,我闲着也没事,我去!”

老伴一听就要犯急:“你去?你都66了,这个活一旦接上,不是一天两天,风里雨里的,你这把老骨头不要了?忘了咱俩前天说的了?”“说归说,可是咱这把老骨头怎么也比不上孩子的命贵重,这事谁也不想拦着。”张光城的倔劲一时上来,弓着身子走出门。

“说话不算话!你这个……”老伴望着背影,用了一句年轻时骂过他的话。

当晚,全家召开家庭会,会风严重一边倒:绝不允许张光城去送学。但是,就在他们家庭会“散会”第三天,噩耗再次传来,又一个孩子撞断了腿。

听到消息,张光城再也坐不住了,急呼呼找到村委:我送孩子!

“不行,你年龄忒大,老少爷们不放心!你看管好你个人就行了,”村委领导话没落地,后背就让张光城拍了两巴掌,“小兔崽子,敢瞧不上你大爷?”

分手后,张光城没有回家,谁家孩子上学的,他逐个去敲门:“你们放心去打工,孩子交给我,我一保证不收钱,二保证孩子平安。只要我身体没事,活一天,我送一天。”

一天之内,“军令状”统统写下。

张光城的儿子张桂之是个客车司机,夫妻每天往返于城乡。他看到父亲铁了心,小心翼翼地说:“路上车多人多,再要赶上个霪天气,你自己有个好歹可咋办?”

“我眼不花耳不聋,加着小心就没事。就算有个好歹也用不着你伺候。我也跟你约个事,今后我要有个小病小灾,你不准耽搁开车来照顾我;但是有一条,到我走的那一天,你一定要到我身边陪着我。你能办到吗?”

“能!”儿子斩钉截铁。

“说了算?”

“一口唾沫一颗钉。”

第二天,张光城去集上买了一块手表,一面小红旗。小红旗一招,孩子们像小鸡一样跟着跑,村里多了一道风景线。

寒来暑往,话不赘述。张光城接送孩子,眼看着就满了13年。他的小红旗,已经更换到了第四面。

一面面小红旗,就像阳光一样,照进了儿子张桂之的心里。

一天,张桂之开车回城经过麦坡口村,上来一个中年男人,面黄肌瘦、身体单薄。乘客告诉张桂之,这人叫张孔明,患尿毒症,每周一三

六进城做透析,一次就花五六百块钱哩。

说者无意听者有心。下一次张孔明坐车,张桂之就跟他拉呱:“张大哥,打今天起,我许你个事,免费接送你,一次也不会耽搁你透析。”

张孔明听罢,竟一时说不出话。从那以后,张桂之跟张孔明约定接送时间,不见不散。一接一送就是四年。

到底是耄耋之年了,张光城送学第十七年的冬天,年届84岁的他患上了食道癌,住进了医院。送学的任务被他强压在小儿子身上,“等我出院,就不用你了”。

在父亲住院的日子里,为了不耽误接送张孔明做透析,也为了不惹父亲生气,张桂之一天也没耽搁开车,让儿子代替他伺候爷爷。

“爹这两天眼看着不好,要不咱明天不出车了?”妻子起床后问丈夫。

“不行,尿毒症耽搁透析那是大事,4年都过来了,咱不能说话不算话。”张桂之说。

启动马达,雪下得正大。朝麦坡口赶去。远远看见张孔明站的地方立着一个人,意外的是,他不是张孔明。

“桂之大兄弟,我是孔明哥的邻居。就在昨天晚上,孔明哥他走了!临走,他叫我今天一定在这里等着你,告诉你,你的情谊他下辈子报答!雪天路滑,他叫你慢点开车!”

张桂之的眼睛模糊了,远远望去,胡同里空空荡荡,鸦雀无声。但是,张桂之似乎看到张孔明踉踉走来,4年了,1460次接送的情景,张桂之历历在目。他含泪告别邻居,朝着县城驶去。

当他走进病房时,等待他的,却是父亲脸上盖着的一床棉被。爹临走这几个小时,他没有待在床边陪伴,他跟父亲食言了——成了一个言而无信的儿子。

夜已经很深了,孩子们仍旧站在坟前,迟迟不愿离开。一辆面包车缓缓停在不远处,车上走下本村60多岁的张光华老人,他不是去青岛带孙子了吗?

张光华快步走到坟前,朝着张光城的坟头深深地鞠了三个躬,“老哥哥,你看看,你送过的这些孩子都长大了,他们送你来了。你放心走吧,以后咱村的孩子们我来送!我的孙子交给他外婆带。”张光华从兜里掏出一块手表,一面崭新的小红旗。那面小红旗在烛光中,发出金灿灿的光芒。

